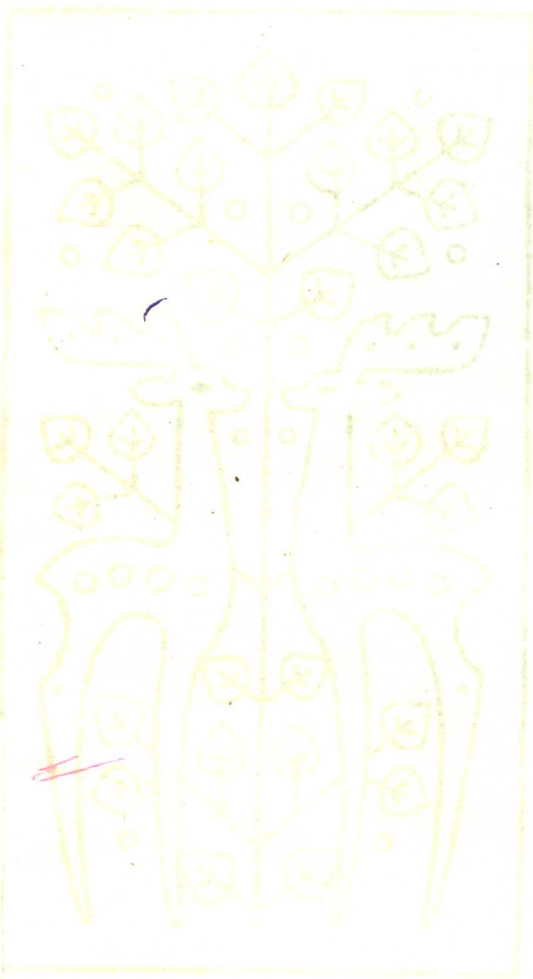


MEN NEI MEN WAI WEN TAN



門內門外文談

林帆

门内门外文谈

林 帆

青海人民出版社

门内门外文谈

林帆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8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7,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100

统一书号: 10097·396

定价: 0.46元

序

王 中

这个集子能够印出来和读者见面，是一件好事。作者是个写作教师，又是个业余作者，他的这一部分文章，很清楚地看得出，既是教学心得，又是写作体会；所以读者不妨把它看成为一部“现身说法”的教材。他自己讲得对，要教人怎样写，就要自己也动笔写，这样才能深知个中滋味，讲起来才能有血有肉。我说，这叫身体力行，值得提倡，也值得学习。

林帆同志年轻时就喜欢写写弄弄。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爱发点议论，写的大多是杂谈短论居多；大抵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知人论世”之类。这当然要使得一些不顺心的人恼火。果不其然，十多年前他就因此而挨整，被打入“牛棚”。看来这不奇怪，因为杂文是一种谈笑风生、锋芒毕露的说理文字，总有人会感到触神经的，非得一棍子打死而后快。所以现在提到杂文，有人还觉得它是苦命的，好似女人被说成祸水一样！其实女人何辜；鱼也有刺，总不见得吃鱼梗了咽喉便忿忿然要彻底消灭鱼类吧！（鲨鱼刺还是上菜哩）我倒以为，杂文是一种宜于说理，容易使人受到启发的文体；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随笔短论，就是用写杂文的笔法来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读起来有点

可以咀嚼的味道。尽管那是专谈学习修养、读书写作之类的问题，但经作者旁征博引，议论风生，因而有物有序，发人深思。这类文章，叫作什么名称倒是次要的，叫小品、杂文、随笔，皆无不可，总之是艺术性的短论。没有艺术性，就很难叫做“杂文”，而应该称之为“短论”。当然“短论”也并不坏，其所以有所不同，主要在于艺术加评论，在于给人广博的知识，读来津津有味。比如做菜，虾子豆腐，蟹粉豆腐，辣味豆腐就比清水煮豆腐好吃，虾子、蟹粉或者辣子，虽只是起调味作用的作料，不见得特别珍贵，但有其异味是不在话下的。

有种无花的蔷薇，花刺并茂的也是一种蔷薇。有时我异想天开，能否象人工培植一种无籽西瓜那样，也培植出一种有花而无刺的蔷薇，既可供观赏又可随意攀折？我想，大概总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帽子棍子横飞的日子过去了，似无此必要；蔷薇有刺到底是香花，对人有益处，那有刺无刺也无妨！正象没有必要劳驾鱼类学专家去研究培养一种无骨无刺的鱼一样，就让有刺的蔷薇在百花园里盛开吧。我也是偏爱杂文的人，因此我喜欢蔷薇，即使它有点刺！

目 录

序.....	王 中
“君子固穷”的联想.....	1
练点“背功”好.....	3
乐自苦中来.....	6
“积累”琐谈.....	9
释“倚马可待”.....	13
“学以致用”另一解.....	16
“底子”和“借光”.....	19
学而时习之.....	21
不打破鸡蛋就煎不出荷包蛋.....	23
释“破”.....	26
触类可以旁通.....	28
果实丰收的启示.....	32
科学、民主与文风.....	33
副作用和因噎废食.....	41
“抹黑”辨.....	44
联想·批评·社会效果.....	48
人品·文品·阮大铖.....	51
瘦西湖的联想.....	55
“酸”考.....	58
“雅偷”毕竟失斯文.....	59
灯下偶语.....	64

真实性泛谈	66
实事求是与准确性	71
“春秋笔法”的启示	74
稗草、猴脑及其他	77
“减法”和“万一”	80
“美”与“信”	85
感人赖情真	88
用心	91
欲“雅”而反拙	92
“辞达而已矣”	95
删繁非就简	97
最忌一眼望穿	101
藏而不露 余味无穷	103
露和涩	105
相间相重 离异于同	108
“滑稽脸谱”的启示	114
关于“联想”的联想	117
骈体与对偶	120
诗与“反复”	123
诗与“夸张”	126
夸张与浮夸	129
语言·技巧·能源	133
西湖名胜的联想	137
文章的开头	139
模仿与公式化	142
比、兴和新闻报道	146
衬托与消息	152

长短的辩证法	155
“通”和“变”	159
是报告，也是文学	162
是文学，更是报告	165
从“替曹操翻案”所想起的	169
杂文品味	172
杂文的“性格”和“命运”	175
不要“杂文辞典”的好	182
“棍子”胡考	184
具体而微	187
跋	192

“君子固穷”的联想

小时候听到过一些读书人的雅话，有些印象相当深刻，比如说“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这句话，当时就觉得很漂亮，有意思。

后来读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看到这个穿长衫站着喝酒的读书人，穷到要以偷窃为生，还自命清高地满口什么“君子固穷”之类，于是我才领会到，所谓“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很有点“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味道，也算是一种阿Q精神吧。不待说，孔乙己的遭遇，是旧社会造成的悲剧，不该过于非难他。但是他那萎靡不振的“君子固穷”，无疑是受了封建社会那种“君子安贫”的毒害。

没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四人帮”也祭起这面破旗来毒害我们青年一代。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公然鼓吹在学术上“安贫”——以不学文化为荣。这伙人，不读书，不看报，自己就不学无术。自命不凡的江青居然把崔颢的《黄鹤楼》说成李白的诗，把《醉打山门》里的《寄生草》指为关汉卿之作；难怪张春桥叫嚣“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即使“打了个零蛋分的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接班人”了。他们“言”“行”一致，还按这个调门塑造出一个交白卷的“英雄”来。不过，应该指出，“四人帮”不学无术，在学术上“安贫”，在政治上却极不安分。他们以当“卒子”为“光荣”，目的是要过河吃“帅”，妄想有朝一日“黄袍加身”，之所以教唆我们的年轻同志跟着

他们不学无术，甘于“安贫”，只是为了使我们乖乖地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对于这一招，千万莫再上当。俗话说得好：不怕不学无术，最怕是无术不学。

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我们画下了宏伟的蓝图，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没有攻关的精神，还自命“君子固穷”行吗？

术者，大抵指知识或者技术而言。学然后有术，不学一定无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就是学与术的关系。看杂技团的演员穿火圈，叠罗汉，走钢丝……，确是神乎其技。可是哪一个动作不是一点一滴、以攻关的精神学来的？天下没有从娘胎里就长成的天才，也没有命中注定的庸才，问题在于学。无术又不肯学，终究是不学无术；有“反正是穷”的想法，那就只好活该一辈子“穷”。从前有句“滥竽充数”的典故，原是讽喻无其才而居其位的。据说战国时齐宣王爱听竽，每吹必三百人，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钻了空子，混到竽队里；不想宣王死后，新立的湣王却喜欢听独奏，南郭先生眼看混不下去了，便逃之夭夭。我想，南郭先生的滥竽充数固然可笑，而更可笑的是他那安于混日子的思想，他已经混到乐队里了，有了从头学起的机会，为什么不边干边学，在宣王死前学会一点吹竽技术呢？然而他却乐得混日子，到头来不免留下千古之诮。

学习了叶帅的《攻关》诗，想到自己的现状，益感“大锅饭”吃不下去。有所触动，便借题发挥了。好象言犹未尽，再概括几句吧：穷则思变，无术会变有术，何况学无涯，术也无边；更何况，科学有险阻，苦战才能过关呢！

练点“背功”好

早上路过一所中学，里面传来琅琅背书声，很有一番朝气蓬勃的景象，心头不禁感到欣喜，由此还想对“背诵”发点议论。

几年前，“四害”横行的时候，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准出现的。罪名之一，就是学生背书不符合“反潮流”精神。因为“帮”规有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却要学生练“背功”，那不是大逆不道的“唯有读书高”吗？

这确是十足的“愚童政策”！青少年读书识字学文化，适当地背诵一点东西，还是必要的。莫说中小学生罢，即使对初涉于笔耕的人，背诵一些值得记诵的名篇，肯定会有助写作水平的提高。吴晗同志就曾建议青年新闻记者至少能背下三十篇古文。当然，科举时代有所谓“苏文熟，食羊肉，苏文生，食菜羹”之说（即背熟“三苏”的范文，就可以中举而做官），那时候的读书规矩，不求甚解，只靠死背，以致好些不得其法的芸芸学子一辈子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那是因为反动统治者要通过封建道统来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其弊，不在于“背”，而在于“死”。如果不问内容、对象和条件，认为背诵是学习的唯一途径，满足于死记硬背，囫圇吞枣，自然不足为法，然而现在的问题显然不在这里。

背诵作为一种学习的方法，恐怕不会有阶级性的。即便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通过背诵而摸索到的学习途径，我想还是可以借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

这当然是舍本逐末，不是诗人该走的道路；但是熟读一些佳作，至少可以在语言文字和音韵格律上学到一点做诗的方法，又有什么坏处呢？不管干什么，熟总能生巧，读书识字又何独不然？我们知道从前很有些学者文人，无不经过勤读苦背的。博闻常有赖于强记，练点“背功”，其功还不仅在背诵某些名篇，而且能训练一个人的记忆力。

有些人甚至成了名还不改背诵的习惯，被誉为“博物多识，问无不知”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三国志》里说他“与人共行，读道碑，人问曰：卿能记乎？对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可见，背上口，学到手，还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自己在年青时背过一些唐诗宋词以及《古文观止》之类，都几十年了，现在还能记得，有的还能背诵如流，而且感到对自己的写作实践帮助甚大。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点切身体会罢。

那么，青年人在年富力强、记忆力也强的时期背一些需要记牢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有选择地背熟一些课文笔记之类，就一定会变成“两腿书橱”、书呆子；背书就一定是不求甚解的同义语吗？我看不见得。通过背诵而记牢，通过记牢而积累一些基本知识，甚至熟而生巧加以运用，应该说是更好地迈开做学问的第一步。比如说，小学生不背熟九九歌诀，靠临时掰指头，能学会乘除法吗？中学生学数理化，有些公式定理不背下来，能做好习题吗？学外国语就是要记住一定数量的单词和枯燥的语法规律……不经过这个过程，就学不到起码的知识。特别是对初中和小学学生，适当地背些好文章，对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是大有好处的。只要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练点“背功”也许会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环节。

不消说，我并不是在提倡唯有背书高。但是，能够背诵一些应该背诵的东西，我还以为“高”。吴晗同志的建议，作为练基本功的起码要求之一，我觉得是好主意。

乐自苦中来

我喜欢读书，青年时就喜欢在书案上涂写些作为座右铭的三言两语，大多是关于读书的格言谚语之类。不过有很多都压不了多久，大概是经不起考验的缘故吧。记得最早而又很快给我扔掉的，是那条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当时我还没有批判能力，不能象贾宝玉那样斥之为“禄鬼”之言，至少慢慢体会到其俗不堪，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一类货色。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那句“床前明月枕边书”，也时髦了一阵，而自己终究不是那样的“雅人”，消受不了。至于“开卷有益”，觉得太泛，不解决问题；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当时只限于从字面上去理解，自然不足为训，我自己也不愿意囫圇吞枣地但求进食而不管消化。最后干脆自作一联，倒真的成了我读书治学的方针，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味道。

那是两句话，一句是“不怕十年寒窗苦”，一句是“琢磨思考得其乐”。

也许这可以叫读书的辩证法罢。真的，没有“寒窗苦”，是不会“得其乐”的。我这里说的“乐”，不是指从书中寻消遣，趣味盎然而乐在其中；我是指“苦”里来的“甘”。我读书不多，没有多少经验谈。但是从前人说过不少有见解的话中，看到人家尝到过的甘苦，也体会到读书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有一点成绩，有一得之见。这却不是唾手可得的。读点有趣的书，当然有一定的乐趣，可以提倡。可是

仅仅为趣味而读书，漫无边际地涉猎于书林，或者读小说只着眼于故事情节，读理论书满足于一目十行，那是轻松有余，恐怕所获无几。列宁说得好：“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蹩脚的辩护人》《列宁全集》十七卷五二七页）我想，拿学游泳来比喻读书学习，是十分恰当的。学游泳，一定要喝点水，如果只满足在岸边泡泡，泼几下水，自然也能自得其乐，但真正的乐趣，却是在下过苦功，呛过鼻子，喝过多少口水之后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个乐，是体现在“有所得”之中的，所以说，真正的乐是下过工夫的结果。传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勤学苦练，“昼课赋，夜课书，闲又课诗”，念书把嘴皮都磨破了，生了口疮也不肯释卷，写字把手臂也磨起一层很厚的老茧。正因为他刻苦用功于学习和写作，所以在青年时就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当然，赋得佳句的时候心情是乐滋滋的，但是谁又能否认这是臂上老茧、嘴边口疮换回来的“甘味”？

我也不是说，“十年寒窗”是为了苦尽甘来。我这里说的“苦”，是指勤学用功，经常琢磨思考，这个过程本来也是乐在其中，甘苦俱来的。列宁又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十九卷一三六页）但当你用了功夫找到真理的时候，你一定会心花怒放。九分汗下，一分神来；读书不出“汗”者，便无从领会精神。因此读书人最好的享受，也正是这九分汗后的一分神！在这里，我不禁想起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一段话：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

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是分别从宋代词人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三首词里缀拾而成的。第一句用以比喻一个人有了求知欲，在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探索；到第二句时，他已经钻进要读的书里，废寝忘食，以致人消瘦了，也辛苦了；到了第三句，正是有了一得之见，从书中跳了出来，原来他要找的，竟在呼之欲出之处，你看，这真是苦乐俱来的境界啊！其实呢，钻进去时是够“苦”的，而一旦运用自如地跳了出来，豁然开朗了，就是其“乐”无穷。

我说的“不怕十年寒窗苦，琢磨思考得其乐”，正是这样的意思。

“积累”琐谈

一

时近黄昏有位当记者的朋友自远方来。寒暄之余，首先要留他便饭。可是这时候菜场已收摊，熟食店也打烊，幸好平时有所储备，弄点香菇海蛭，香肠海米之类，居然是一顿美餐。饭间我这位不速之客有所感触，说弄这顿饭好比写文章，平时有些积累，拿起笔就游刃有余。

果然三句不离本行。这倒是给我出了个题目，于是我就想到这篇“积累谈”。

的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看有的才气横溢的文章，总是撒得开，收得拢，旁征博引，议论风生，好象驭骏马驰骋于无限宽广的生活和知识的原野间，真叫游刃有余！有这样的功力，原因固然很多，但无论如何离不开作者平时对生活 and 知识的积累。

积累好比私藏的“百宝箱”，需要用时打开箱子自己挑。常动笔头的同志对此会有同感：平日对某一方面毫无积累，或者积累甚少，临时要写这方面的文章，不免觉得心力交困，甚至咬破笔头，挖空心思。临急抱佛脚，一定捉襟见肘。反过来，有时弄个急就篇，却得心应手，省力又讨好；一蹴而就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在这方面平时有过考虑，“百宝箱”里有所积累；所谓“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绝不是变的戏法。

写文章，需要材料。材料有活的，有死的，有临时搜集